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萧枫

拾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十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一百三十二卷至第一百四十六卷
宋明帝至梁武帝(公元 467—505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百三十二卷 宋纪十四 明帝泰始三年至六年
(467 至 470 年)..... (3449)
- 第一百三十三卷 宋纪十五 明帝泰始七年至苍梧王元徽三年
(471 至 475 年)..... (3469)
- 第一百三十四卷 宋纪十六 苍梧王元徽四年至顺帝升明二年
(476 至 478 年)..... (3494)
- 第一百三十五卷 齐纪一 高帝建元元年至武帝永明元年
(479 至 483 年)..... (3522)
- 第一百三十六卷 齐纪二 武帝永明二年至七年
(484 至 489 年)..... (3551)
- 第一百三十七卷 齐纪三 武帝永明八年至十年
(490 至 492 年)..... (3580)
- 第一百三十八卷 齐纪四 武帝永明十一年(493 年)..... (3609)
- 第一百三十九卷 齐纪五 明帝建武元年(494 年)..... (3624)
- 第一百四十卷 齐纪六 明帝建武二年至三年
(495 至 496 年)..... (3652)
- 第一百四十一卷 齐纪七 明帝建武四年至永泰元年
(497 至 498 年)..... (3679)
- 第一百四十二卷 齐纪八 东昏侯永元元年(499 年)..... (3705)
- 第一百四十三卷 齐纪九 东昏侯永元二年(500 年)..... (3729)
- 第一百四十四卷 齐纪十 和帝中兴元年(501 年)..... (3749)
- 第一百四十五卷 梁纪一 武帝天监元年至三年
(502 至 504 年)..... (3778)

第一百四十六卷	梁纪二 武帝天监四年至六年 (505 至 507 年)	(3809)
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二卷

宋纪十四 太宗明皇帝中
泰始三年(丁未、467)

春，正月，张永等弃城夜遁。会天大雪，泗水冰合，永等弃船步走，士卒冻死者太半，手足断者什七八。尉元邀其前，薛安都乘其后，大破永等于吕梁之东，死者以万数，枕尸六十余里，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；永足指示堕，与沈攸之仅以身免，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为魏所虏。上闻之，召蔡兴宗，以败书示之曰：“我愧卿甚！”永降号左将军；攸之免官，以贞阳公领职，还屯淮阴。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。

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，公私困竭，请发冀、相、济、兖四州粟，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，沿清运载，以赈新民；魏朝从之。

魏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，杀

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，丙午，司空和其奴等将殿中兵讨之。丁未，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，斩之；以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镇将以抚之。道符，翰之子也。

初，寻阳既平，帝遣沈文秀弟文柄以诏书谕文秀，又遣辅国将军刘怀珍将马步三千人与文柄偕行。未至，值张永等败退，怀珍还镇山阳。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皓，帝使怀珍帅龙骧将军王广之将五百骑、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，至东海，僧皓已退保东莱。怀珍进据胸城，众心凶惧，欲且保郁洲，怀珍曰：“文秀欲以青州归索虏，计齐之士民，安肯甘心左衽耶！今扬兵直前，宣布威德，诸城可飞书而下；奈何守此不进，自为沮挠乎！”遂进，至

黔陬，文秀所署高密、平昌二郡太守弃城走。怀珍送致文柄，达朝廷意，文秀犹不降；百姓闻怀珍至，皆喜。文秀所署长广太守刘桃根将数千人戍不其城。怀珍军于泮水，众谓且宜坚壁伺隙，怀珍曰：“今众少粮竭，悬军深入，正当以精兵速进，掩其不备耳。”乃遣王广之将百骑袭不其城，拔之。文秀闻诸城皆败，乃遣使请降，帝复以为青州刺史。崔道固亦请降，复以为冀州刺史。怀珍引还。

魏济阴王小新成卒。

沈攸之之自彭城还也，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，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，睢陵、淮阳皆留兵戍之。玄载，玄谟之从弟也。时东平太守申纂守无盐，幽州刺史刘休宾守梁邹，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，辅国将军清河张浹守团城，及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忻，肥城、糜沟、垣苗等戍皆不附于魏。休宾，乘氏之兄子也。

魏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将兵赴青州，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将骑五万为之继援。白曜，燕太祖之玄孙也。白曜至无盐，欲攻

之，将佐皆以为攻具未备，不宜遽进。左司马范阳酈范曰：“今轻军远袭，深入敌境，岂宜淹缓！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，不暇攻围，将不为备；今若出其不意，可一鼓而克。”白曜曰：“司马策是也。”乃引兵伪退。申纂不复设备，白曜夜中部分，三月，甲寅旦，攻城，食时，克之；纂走，追擒，杀之。白曜欲尽以无盐人为军赏，酈范曰：“齐，形胜之地，宜远为经略。今王师始入其境，人心未洽，连城相望，咸有拒守之志，苟非以德信怀之，未易平也。”白曜曰：“善！”皆免之。

白曜将攻肥城，酈范曰：“肥城虽小，攻之引日；胜之不能益军势，不胜足以挫军威。彼见无盐之破，死伤涂地，不敢不惧；若飞书告谕，纵使不降，亦当逃散。”白曜从之，肥城果溃，获粟三十万斛。白曜谓范曰：“此行得卿，三齐不足定也。”遂取垣苗、糜沟二戍，一旬中连拔四城，威震齐土。

丙子，以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郢州刺史。

房崇吉守升城，胜兵者不过七百人。慕容白曜筑长围以攻

之，自二月至于夏四月，乃克之。白曜忿其不降，欲尽坑城中人，参军事昌黎韩麒麟谏曰：“今勍敌在前而坑其民，自此以东，诸城人自为守，不可克也。师老粮尽，外寇乘之，此危道也。”白曜乃慰抚其民，各使复业。

崇吉脱身走。崇吉母傅氏，中纂妻贾氏，与济州刺史卢度世有中表亲，然已疏远。及为魏所虏，度世奉事甚恭，贍给优厚。度世闺门之内，和而有礼。虽世有屯夷，家有贫富，百口怡怡，丰俭同之。

崔道固闭门拒魏。沈文秀遣使迎降于魏，请兵援接，白曜欲遣兵赴之。郗范曰：“文秀室家坟墓皆在江南，拥兵数万，城固甲坚，强则拒战，屈则遁去。我师未逼其城，无朝夕之急，何所畏忌而遽求援军！且观其使者，视下而色愧，语烦而志怯，此必挟诈以诱我，不可从也。不若先取历城，克盘阳，下梁邹，平乐陵，然后按兵徐进，不患其不服也。”白曜曰：“崔道固等兵力单弱，不敢出战；吾通行无碍，直抵东阳，彼自知必亡，故望风求服，夫又何疑！”范曰：“历城兵多粮

足，非朝夕可拔。文秀坐据东阳，为诸城根本。今多遣兵则无以攻历城，少遣兵则不足以制东阳；若进为文秀所拒，退为诸城所邀，腹背受敌，必无全理。愿更审计，无堕贼彀中。”白曜乃止。文秀果不降。

魏尉元上表称：“彭城贼之要藩，不有重兵积粟，则不可固守；若资储既广，虽刘彧师徒悉起，不敢窥淮北之地。”又言：“若贼向彭城，必由清、泗过宿豫，历下邳；趋青州，亦由下邳、沂水经东安；此数者，皆为贼用师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镇淮阳，戍东安，则青、冀诸镇可不攻而克；若四城不服，青、冀虽拔，百姓狼顾，犹怀侥幸之心。臣愚以为，宜释青、冀之师，先定东南之地，断刘彧北顾之意，绝愚民南望之心；夏水虽盛，无津途可由，冬路虽通，无高城可固。如此，则淮北自举，暂劳永逸。兵贵神速，久则生变；若天雨既降，彼或因水通，运粮益众，规为进取，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图，青、冀二州猝未可拔也。”

五月，壬戌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。

沈攸之自送运米至下邳，魏人遣清、泗间人诈攸之云：“薛安都欲降，求军迎接。”军副吴喜请遣千人赴之，攸之不许。既而来者益多，喜固请不已，攸之乃集来者告之曰：“君诸人既有诚心，若能与薛徐州子弟俱来者，皆即假君以本乡县，唯意所欲；如其不尔，无为空劳往还。”自是一去不返。攸之使军主彭城陈显达将千人助戍下邳而还。

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、雍之间，聚党数千人，攻陷郡县。秋七月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阳太守张敬儿等击斩之。

上复遣中领军沈攸之等击彭城。攸之以为清、泗方涸，粮运不继，固执以为不可。使者七返，上怒，强遣之。八月，壬寅，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，将兵北出；使行徐州事萧道成将千人镇淮阴。道成收养豪俊，宾客始盛。

魏之入彭城也，垣崇祖将部曲奔朐山，据之，遣使来降；萧道成以为朐山戍主。朐山濒海孤绝，人情未安，崇祖浮舟水侧，欲有急则逃入海。魏东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圉城，崇祖部将有罪，

亡降魏。成固公遣步骑二万袭朐山，去城二十里；崇祖方出送客，城中人惊惧，皆下船欲去，崇祖还，谓腹心曰：“虏非有宿谋，承叛者之言而来耳，易诳也。今得百余人还，事必济矣。但人情一骇，不可敛集，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，大呼而来云：‘艾塘义人已得破虏，须戍军速往，相助逐之。’”舟中人果喜，争上岸。崇祖引入，据城；遣羸弱入岛，人持两炬火，登山鼓噪。魏参骑以为军备甚盛，乃退。上以崇祖为北琅邪、兰陵二郡太守。

垣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，以奉使不效，畏罪不敢出，往依萧道成于淮阴。崇祖少学骑射，或谓之曰：“武事可畏，何不学书！”崇祖曰：“昔曹公父子上马横槊，下马谈咏，此于天下，可不负饮食矣。君辈无自全之伎，何异犬羊乎！”刘善明从弟僧副将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岛，道成亦召而抚之。

魏于天宫寺作大像，高四十三尺，用铜十万斤，黄金六百斤。

魏尉元遣孔伯恭帅步骑一万拒沈攸之，又以攸之前败所丧士卒瘞堕膝行者悉还攸之，以沮

其气。上寻悔遣攸之等，复召使还。攸之至焦墟，去下邳五十余里，陈显达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，伯恭击破之。攸之引兵退，伯恭追击之，攸之大败，龙骧将军姜彥〔彦〕之等战没。攸之创重，入保显达营；丁酉夜，众溃，攸之轻骑南走，委弃军资器械以万计，还屯淮阴。

尉元以书谕徐州刺史王玄载，玄载弃下邳走，魏以陇西辛绍先为下邳太守。绍先不尚苛察，务举大纲，教民治生御寇而已；由是下邳安之。

孔伯恭进攻宿豫，宿豫戍将鲁僧遵亦弃城走。魏将孔大恒等将千骑南攻淮阳，淮阳太守崔武仲焚城走。

慕容白曜进屯瑕丘。崔道固之未降也，绥边将军房法寿为王玄邈司马，屡破道固军，历城人畏之。及道固降，皆罢兵。道固畏法寿扇动百姓，迫遣法寿使还建康。会从弟崇吉自升城来，以母妻为魏所获，谋于法寿。法寿雅不欲南行，怨道固迫之。时道固遣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、广川二郡事，戍磐阳，法寿乃与崇吉谋袭磐阳，据之，降于慕容白

曜，以赎崇吉母妻。道固遣兵攻之，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救磐阳，道固兵退。白曜表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法寿对为冀州刺史，以法寿从弟灵民、思顺、灵悦、伯怜、伯玉、叔玉、思安、幼安等八人皆为郡守。

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于历城，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攻沈文秀于东阳。道固拒守不降，白曜筑长围守之。陵等至东阳，文秀请降；陵等入其西郭，纵士卒暴掠。文秀悔怒，闭城拒守，击陵等，破之。陵等退屯清西，屡进攻城，不克。

癸卯，大赦。

戊申，魏主李夫人生子宏。夫人，惠之女也。冯太后自抚养宏；顷之，还政于魏主。魏主始亲国事，勤于为治，赏罚严明，拔清节，黜贪污，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洁著闻者。

冬，十月，辛巳，诏徙义阳王昶为晋熙王，使员外郎李丰以金千两赎昶于魏。魏人弗许，使昶与上书，为兄弟之仪；上责其不称臣，不答。魏主复使昶与上书。昶辞曰：“臣本实彧兄，未经为臣。若改前书，事为二敬；苟

或不改，彼所不纳。臣不敢奉诏。”乃止。魏人爱重昶，凡三尚公主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分徐州置东徐州，以辅国将军张说为刺史。

十二月，庚戌，以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。休宾之妻，崔邪利之女也，生子文晔，与邪利皆没于魏。慕容白曜将其妻子至梁邹城下示之。休宾密遣主簿尹文达至历城见白曜，且视其妻子；休宾欲降，而兄子闻慰不可。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：“刘休宾数遣人来见仆射约降，何故违期不至！”由是城中皆知之，共禁制休宾不得降，魏兵围之。

魏西河公石复攻汝阴，汝阴有备，无功而还。常珍奇虽降于魏，实怀贰心；刘劭复以书招之。会西河公石攻汝阴，珍奇乘虚烧劫悬瓠，驱掠上蔡、安成、平舆三县民，屯于灌水。

四年（戊申、468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魏汝阳司马赵怀仁帅众寇武津，豫州刺史刘劭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，又斩魏于都公阙

于拔于汝阳台东，获运车千三百乘。魏复寇义阳，劭使司徒参军孙台瑾击破之。

淮西民贾元友上书，陈伐魏取陈、蔡之策，上以其书示刘劭。劭上言：“元友称‘虜主幼弱，内外多难，天亡有期。’臣以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，磐据数郡，百姓残亡；今春以来，连城围逼，国家未能复境，何暇灭虜！元友所陈，率多夸诞狂谋，皆无事实，言之甚易，行之甚难。臣窃寻元嘉以来，伧荒远人，多干国议，负担归阙，皆劝讨虜，从来信纳，皆貽后悔。境上之人，唯视强弱；王师至彼，必壶浆候涂；裁见退军，便抄截蜂起。此前后所见，明验非一也。”上乃止。

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说，说以困城降魏。魏以中书侍郎高闾与说对为东徐州刺史，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。元又说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忻，整、忻皆降于魏。魏以元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徐·南·北兖三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。召薛安都、毕众敬入朝，至平城，魏以上客待之，群从皆封侯，赐第宅，资给甚厚。

慕容白曜围历城经年，二月，庚寅，拔其东郭；癸巳，崔道固面缚出降。白曜遣道固之子景业与刘文晔同至梁邹，刘休宾亦出降。白曜送道固、休宾及其僚属于平城。

辛丑，以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都督司·北豫二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。魏西河公石攻之，珍奇单骑奔寿阳。

乙巳，车骑大将军、曲江庄公王玄谟卒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，复减郡县田租之半。

刘劭败魏兵于许昌。

魏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关右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进爵为王。

五月，乙卯，魏主畋于崢山，遂如繁峙；辛酉，还宫。

六月，魏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。熙，太后之兄也。

秋，七月，庚申，以骠骑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。

八月，戊子，以南康相刘劭为交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李长仁遣使请降，自贬行州事；许之。

十二月，魏人拔不其城，杀

沈文静，入东阳西郭。

义嘉之乱，巫师请发修宁陵，戮玄宫为厌胜。是岁，改葬昭太后。

先是，中书侍郎、舍人皆以名流为之，太祖始用寒士秋当，世祖犹杂选士庶，巢尚之、戴法兴皆用事。及上即位，尽用左右细人，游击将军阮佃夫、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、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，并参预政事，权亚人主，巢、戴所不及也。佃夫尤恣横，人有顺逆，祸福立至。大纳货赂，所纳减二百匹绢，则不报书。园宅饮饌，过于诸王；妓乐服饰，宫掖不如也。朝士贵贱，莫不自结。仆隶皆不次除官，捉车人至虎贲中郎将，马士至员外郎。

五年（己酉、469）

春，正月，癸亥，上耕籍田，大赦。

沈文秀守东阳，魏人围之三年，外无救援，士卒昼夜拒战，甲冑生虱，无离叛之志。乙丑，魏人拔东阳，文秀解戎服，正衣冠，取所持节坐斋内。魏兵交至，问：“沈文秀何在？”文秀厉声曰：“身是！”魏人执之，去其衣，缚送慕容白曜，使之拜，文秀曰：

“各两国大臣，何拜之有！”白曜还其衣，为之设饌，锁送平城。魏主数其罪而宥之，待为下客，给恶衣、疏食；既而重其不屈，稍嘉礼之，拜外都下大夫。于是青、冀之地尽入于魏矣。

戊辰，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。

二月，己卯，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、齐、东徐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进爵济南王、白曜抚御有方，东人安之。

魏自天安以来，比岁旱饥，重以青、徐用兵，山东之民疲于赋役。显祖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，等为三品：上三品输平城，中输他州，下输本州。又，魏旧制：常赋之外，有杂调十五；至是悉罢之，由是民稍赡给。

河东柳欣慰等谋反，欲立太尉庐江王祗。祗自以于帝为兄，而帝及诸兄弟皆轻之，遂与欣慰等通谋相酬和。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告之，丙申，诏降祗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出镇宣城，帝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。欣慰等并伏诛。

三月，魏人寇汝阴，太守杨

文表击却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魏大赦。

五月，魏徙青、齐民于平城，置升城、历城民望于桑干，立平齐郡以居之；自余悉为奴婢，分赐百官。

魏沙门统昙曜奏：“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祇户，粟为僧祇粟，遇凶岁，赈给饥民。”又请“民犯重罪及官奴，以为佛图户，以供诸寺洒扫。”魏主并许之。于是僧祇户、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。

六月，魏立皇子宏为太子。

癸酉，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。

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祗忿恚有怨言，请穷治；不许。丁丑，免祗官爵，遣大鸿胪持节奉诏责祗，因逼令自杀；子辅国将军充明废徙新安。

冬，十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顿丘王李峻卒。

十一月，丁未，魏复遣使来修和亲，自是信使岁通。

闰月，戊子，以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，始治淮阴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司徒建安王

休仁解扬州。休仁年与上邻亚，素相友爱，景和之世，上赖其力以脱祸。及泰始初，四方兵起，休仁亲当矢石，克成大功，任总百揆，亲寄甚隆；由是朝野辐凑，上渐不悦。休仁悟其旨，故表解扬州。己未，以桂阳王休范为扬州刺史。

分荆州之巴东、建平，益州之巴西、梓潼郡，置三巴校尉，治白帝。先是，三峡蛮、獠岁为抄暴，故立府以镇之。上以司徒参军东莞孙谦为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谦将之官，敕募千人自随，谦曰：“蛮夷不宾，盖待之失节耳，何烦兵役以为国费！”固辞不受。至郡，开布恩信，蛮、獠翕然怀之，竞饷金宝；谦皆慰谕，不受。

临海贼帅田流自称东海王，剽掠海盐，杀鄞令，东土大震。

六年(庚戌、470)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，间一年一祭明堂。

二月，壬寅，以司徒休仁为太尉，领司徒；固辞。

癸丑，纳江智渊孙女为太子妃。甲寅，大赦。令百官皆献物；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、书，

上大怒，封药赐死，既而原之。

六月，癸卯，以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、扬州刺史，以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。

上宫中大宴，裸妇人而观之，王后以扇障面。上怒曰：“外舍寒乞！今共为乐，何独不视！”后曰：“为乐之事，其方自多；岂有姑姊妹集而裸妇人以为笑！外舍之乐，雅异于此。”上大怒，遣后起。后兄景文闻之曰：“后在家劣弱，今段遂能刚正如此！”

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久，民间或言道成有异相，当为天子。上疑之，征为黄门侍郎、越骑校尉。道成惧，不欲内迁，而无计得留。冠军参军广陵荀伯玉劝道成遣数十骑入魏境，安置标榜，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境上；道成以闻，上使道成复本任。

戊寅，立总明观，置祭酒一人，儒、玄、文、史学士各十人。

柔然部真可汗侵魏，魏主引群臣议之。尚书右仪射南平公目辰曰：“若车驾亲征，京师危惧，不如持重固守。虜患军深入，粮运无继，不久自退；遣将追击，破之必矣。”给事中张白泽曰：“蠢尔荒愚，轻犯王略，若奎

與亲行，必望麾崩散，岂可坐而纵敌！以万乘之尊，婴城自守，非所以威服四夷也。”魏主从之。白泽，兗之孙也。

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，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，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，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，镇西将军吕罗汉等掌留台事。诸将会魏主于女水之滨，与柔然战，柔然大败。乘胜逐北，斩首五万级，降者万余人，获戎马器械不可胜计。旬有九日，往返六千余里。改女水曰武川。司徒东安王刘尼坐昏醉，军陈不整，免官。壬申，还至平城。

是时，魏百官不给禄，少能

以廉白自立者。魏主诏：“吏所受监临羊一口、酒一斛者，死；与者以从坐论；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，随所纠官轻重授之。”张白泽谏曰：“昔周之下士，尚有代耕之禄。今皇朝贵臣，服勤无报；若使受礼者刑身，纠之者代职，臣恐奸人窥望，忠臣懈节，如此而求事简民安，不亦难乎！请依律令旧法，仍班禄以酬廉吏。”魏主乃为之罢新法。

冬，十月，辛卯，诏以世祖继体，陷宪无遗，以皇子智随为世祖子，立为武陵王。

初，魏乙浑专政，慕容白曜颇附之。魏主追以为憾，遂称白曜谋反，诛之，及其弟如意。

〔译文〕

宋纪十四 太宗明皇帝中
泰始三年(丁未、公元 467 年)

春,正月,张永等晚上弃城而逃,正遇大雪,河水结冰,张永军弃船步行,士兵冻死的有大半,手脚冻断的有十之七八。尉元迎面抗击,薛安都从后追击,在吕梁东边歼灭张永军,死的有几万人,尸体相连有六十多里,抛弃的军备武器,不计其数。张永的脚也跌伤,与沈攸之仅能免死而已,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被魏军俘虏。皇帝得知,召蔡兴宗来,把打败仗的文书给他看,说:“我为你感到很惭愧!”把张永降为左将军,攸之撤官,以贞阳公领职,回军镇守淮阴。从此宋失去淮水以北四州和豫州淮水以西的土地。

魏尉元以为彭城在战争破坏以后,公家和百姓都很艰困,请求魏帝发给冀、相、济、兖四州人民的粮食,用张永所抛弃的九百艘船,顺沿清水运载,以赈济新附的百姓。魏朝廷答应。

魏东平王道符在长安叛乱,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。丙午日(二十四日),司空和其奴等率殿中军队征讨。丁未日(二十五日),道符的司马段太阳攻击道符,杀了他。魏主封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镇将,安抚长安士民。道符,即翰的儿子。

起初,寻阳平时,皇帝派沈文秀的弟弟文炳以诏书召抚文秀,又派辅国将军刘怀珍率骑、步兵三千人和文炳同行,还没到,正好张永被魏攻破,怀珍遂回山阳防守。文秀进攻青州刺史明僧晃,皇帝派怀珍率龙骧将军王广之带五百骑兵、二千步兵乘船由海路前往救助僧晃,到东海,僧晃已退保东莱,怀珍进占朐城,军心恐惧,请求退保郁洲,怀珍说:“文秀要把青州送给魏人,当地百姓,怎么愿意甘心服侍胡人呢?现在举兵直前,展布威德,各城就可以用檄书召降,那里要守住这里而不前进,自我沮丧

呢？”于是就前进，到达黔陬，文秀所辖的高密、平昌二郡太守弃城逃走，怀珍要文炳传达朝廷的宽恕的意旨，文秀还不降，当地百姓听到怀珍到，都十分高兴。文秀所辖长广太守刘桃根数千人屯兵不其城。怀珍驻军在泮水，部属以为暂时防守以等待时机，怀珍说：“如今兵少粮尽，孤军深入，正当要以精兵快进，攻其不备。”于是派王广之率一百骑兵攻击不其城，攻下。文秀听到各城都被攻克，就派人请降，皇帝又封他为青州刺史。崔道固也请降，也又任他为冀州刺史。怀珍就带回军队。

魏济阴王小新成过世。

沈攸之从彭城回来时，留下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，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，此外睢陵、淮阳也都留下军队屯守。玄载，即王玄谟的堂弟。当时东平太守申纂守无盐，幽州刺史刘休宾守梁邹，并州刺史清河人房崇吉守升城，辅国将军清河人张说守团城，以及兖州刺史王整、兰陵太守桓忻，和肥城、糜沟、垣苗等地驻军指挥官都不依附魏国。休宾，即乘民哥哥的儿子。

魏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率兵到青州，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骑兵五万作为援救。白曜，即燕太祖的玄孙。白曜到无盐，要攻城，将佐都以为“攻城器械还没有准备好，不该匆促攻打”。左司马范阳人酈范说：“如

今轻骑来突袭，深入敌境，怎么可以迟缓，而且申纂一定以为我军来得快，还没有时间攻围，不做防备。现在如果出其不意，一定可以一攻而下。”白曜说：“司马的计划是对的。”于是率兵佯装退去。申纂不再设防，白曜夜中布署，三月，甲寅日（初三），清晨攻城，在守军吃早饭时攻克，申纂逃走，被追捕，斩杀。白曜要把无盐人全部赏给魏军作为奴仆，酈范说：“齐是地势很险要的地方，应该要远程的经营。现在我军才开始到达这儿，人心不安，连城相望，都有反叛的心意，如果不以道德信用来对待他们，是不容易平定的。”白曜说：“很好。”都赦免他们。

白曜将攻合肥，酈范说：“肥城虽然小，但进攻费时，打胜不能增加军势，不胜则会有损军威。他们看到无盐的残破，士兵死伤遍地都是，不会不怕，如果我们去书警告，即使不降，也要逃跑。”白曜同意，去信威胁，肥城果然崩溃，获得粮食三十万斛。白曜向范说：“这次行动，不是得到你的建议，三齐不足以平定。”于是又攻取垣苗、糜沟两个据点，十天当中连续攻克四城，震惊青州各地。

丙子日（二十五日），任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郢州刺史。

房崇吉守升城，还能打仗的不过七百人。慕容白曜乃筑长堤来包围，再攻打。从二月攻到夏四月，才攻

下。白曜忿恨宋军不降,要全部活埋城中人,参军昌黎人韩麒麟劝阻说:“现在强大的敌人在前,而活埋他们的百姓,则在此处的东边,各城人将会顽抗,不可攻下了。兵疲粮尽,再加上敌军进攻,这是危险的处境。”白曜于是安抚城中百姓,让各人从事原有工作。

崇吉脱身逃走。崇吉母亲傅氏、申纂妻贾氏两人,跟济州刺史卢度世的母亲为内表姐妹,但来往已不多。后被魏所虏,度世奉事傅氏、贾氏很孝敬,赡养很优厚,度世家门之内,详和有礼,虽为乱世,家时有贫富,但一家百人和睦,共分有无。

崔道固闭城门以抵抗魏军。沈文秀派人向魏投降,请求援兵,白曜要派兵支援,酈范说:“文秀的家人坟墓都在江南,现拥兵数万,城墙坚固,甲兵精良,能打就抗战,不能打就逃去。我军还没有逼近他的东阳城,没有坚急的危险,为什么他无所畏惧而却急忙来求援军呢?加上看他所派的使者,眼看地下脸色有惭愧的样子,话语烦乱,心里害怕。这一定以诈骗来引诱我军,不可以接纳。不如先攻取历城,拿下盘阳,打梁邹,平乐陵,然后从容的对付他,不怕他不服的。”白曜说:“崔道固等兵力薄弱,不敢出战,我军通行无阻,直到东阳,他自知必亡,顺应形势而投降,有什么好怀疑的呢?”范说:“历城兵多粮足,

不是顷刻间可以攻下。文秀占据东阳,为各城的核心。现在如果多派兵去,则就没有余力攻历城;少派兵去,就不能控制东阳,如前进则为文秀所抗拒,后退则被其他各城守军所迎击,腹背受敌,毫无安全之保障,希望改变计划,不要落入敌人圈套。”白曜才停止发兵。文秀果然没有投降。

魏尉元上书给魏主说:“彭城是敌人过去的重要屏障,没有重兵足粮,不能防守;如能多囤积物资,虽然刘彧全力发兵,也不敢窥视淮水以北的地方。”又说:“如敌人攻向彭城,一定要从清水、泗水经过宿豫、下邳,到青州,也从下邳、沂水,经过东安;这几个地方,都是敌人用兵的要地。现在我军如能先攻占下邳、平定宿豫、控制淮阳,占据东安,则青、冀等城可以不攻而破;如下邳等四城没拿下,青、冀虽占领,人民还会观望,存有侥幸之心。臣认为调走在青、冀的军队,先定东南地方,以打破刘彧北侵的幻想,断绝边民南望的希望;该地夏天水虽然多,却没有水路航行;冬天虽有陆路可通,而没有高城固守。这样淮北就可以拿下,一劳永逸。用兵以神速为贵,拖久就会变化,如果拖久下了雨,或许有水路可通,则南粮就可运入更多,再进攻,则恐怕淮水边的人民就要改变意思,青、冀二州就不能马上取下了。”

五月,壬戌日(十二日),以太子